

生态语言学视野下语言与生态关系的研究路向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Language-Ecology Relationship Studies in Ecological Linguistics

陈娟

Juan Chen

西北大学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7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摘要: 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因研究对象与理论视角的侧重不同形成了两种主要范式:语言的生态学研究
与语言中的生态性研究。前者将语言视为一种生态系统,关注语言的生存、发展及消亡;后者关注人类语言系统中所蕴含的
生态价值,从生态伦理上对语言系统内部结构进行反思。这两种范式的生态语言学为重审人类语言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与互动
提供了新视角。

Abstract: Ecolog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logy. Considering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wo paradigms have been developed: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an ecological entity and of ecological values
in language. The former connects the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extinction of a language system with that of an ecosystem;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ecological ethical values embedded in the language system. It also explore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system in terms of ecological values. These two paradigms provide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human being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ecological system.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生态伦理;生态话语分析

Keywords: eco-linguistics; ecological ethics;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环境保护话语的批评语用学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4JK1708)。

DOI: 10.12346/sde.v4i10.7598

1 引言

生态危机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成为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界警醒的共识。这一生态转向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产生,生态语言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1]。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生态间的关系,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研究侧重,逐渐形成了两类研究路向:语言的生态学研究
与语言中的生态性研究。

2 语言与生态的结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语言学界就出现了将语言与生

态联系起来的论述,如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洪堡特^[2]认为:“语言是有机生命体在感性和精神活动中的直接表现,所以语言也很自然地具有一切有机生命的本性。”但此观点并没有展开,直到达尔文进化论引发人文学科的反思,施来歇尔等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将达尔文的生物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语言的历史研究中^[3]。美国语言学家 Sapir、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 Firth 与 Halliday 也提出“典型语言环境”理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视角^[4]。

直到二战后,世界进入战后复苏期,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的加速消耗,污染与破坏日益普遍,物种的多样性逐渐消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作者简介】陈娟(1979-),女,中国河南濮阳人,博士,讲师,从事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各界有识之士开始寻找对抗环境危机之道, 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语言学也加入了生态转向的大讨论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豪根(Einar Haugen)率先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 将人类的语言系统类比为生物的生态环境, 主张语言学界应“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4]。豪根提出的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语言生态学的发端, 后来成为主流研究范式。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言的生态, 研究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涉及双语现象、语言规划、语言及使用语言的社团、语言的生态类型、语言地位、语言使用者及其社会阶层、宗教背景等^[5]。这也促成了语言生态学的产生, 主要涉及两个研究范式。在下节讨论。

3 生态语言学的两大范式

在1990年召开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 系统功能学派创始人Halliday^[6]提出, 语言学者应当重视语言在应对生态危机中的作用。他指出, 寻求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 不仅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面临的任务, 也是应用语言学界的社会职责^[7]。由此, “语言与环境”成为语言研究的全新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 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是一种隐喻, 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强调语言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主体”, 将语言视为大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讨论语言的有机性和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 探讨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如何影响语言的生存、发展及消亡。第二种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出发, 将“生态”解读为事物的生态价值与生态观念, 关注语言中所包含的生态价值元素以及所体现的生态观念, 探讨语言是否合乎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 “生态的”语言指符合生态伦理的健康、和谐、协同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而“不生态”“非生态的”则意味着不健康、不和谐、不符合生态伦理的语言系统和使用。

“生态”的两种内涵衍生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大范式: ①将语言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研究语言的生态地位与发展的“语言作为生态系统”的研究(the ecology of language); ②关注人类语言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挖掘“语言包含的生态伦理”的研究(the eco-ethics in language)。

第一种范式继承Haugen的语言生态观, 将人类语言在生长、发展及存亡中面临的危机与生物生态环境相类比, 探求语言自身作为一种生态主体, 在现实世界这一广义的生态系统中生发、生存与发展的轨迹, 以及与现实环境的相互作用。其目标在于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生态属性, 揭示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该范式主要关注的议题有语言多样性(如多语并存的地区或国家)、语言所面临的环境公平问题(如政策强制某种语言的使用或废止)、语言霸权帝国主义(如在殖民地国家推行殖民主语言)、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危机)与语言变体(如某种语言的方言)等。

第二种范式由Halliday提出, 关注人类语言系统中所蕴含的生态观念或生态伦理, 研究语言在改善或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Gabbard^[8]指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探讨语言在调整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及在生态破坏或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8]。这一研究范式承认语言对社会生态环境的能动性, 涉及语言系统的两个层面: 语言内部系统的生态性与生态化问题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话语的生态批评分析^[3]。

4 语言系统的生态性研究

就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大命题而言, 第二种研究范式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 因此语言系统的生态性研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 语言是物质存在和意识存在相互作用的产物^[6], 生态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的形式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生态环境, 如思维方式、文化特征、生存方式及事件态度^[7]。那么, 作为人类生态观念的外化形式, 语言系统中的语义、语法范畴及其结构所构建的世界体现了何种生态价值观念? 因此, 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就此问题出发, 考察语言的(非)生态特征, 探讨建立生态的语言系统或语法的可行性, 剖析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中所隐藏的生态性或非生态型伦理价值。Halliday^[6]、Goatly、Fill等对语言系统内部的非生态性特征进行分析并发现:

①语言系统对自然环境、家禽等生态实体的命名, 多以能否为人所用, 而非表述其物质性特征。这体现出以人类为世界主宰者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Anthropocentrism)。

②英语把作为自然资源的主体如water, earth, mineral处理为不可数名词。这体现了地球资源无限性, 即可永不枯竭地为人类提供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极端主义”的生态观。

③对于语言中成对出现的界限词如“高矮、大小”, 其上限词更为常用(如“楼有多高”“房子有多大”等)。这反映出人类追求高成就、高增长的“增长主义”的生态观(Growthism)。

④英语以it统称所有非人类事务与动植物等生命体, 表现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高出一等的态度, 反映人类认为自身在地球物种中享有特殊地位的等级主义生态观(Classism)。

在研究语言系统(非)生态性的同时, 也有学者提出将“语言生态化”, 主张通过变革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 使语言充分反映现实世界的生态关系, 构建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世界观^[3]。Goatly提出“绿色语法”的概念, 并认为自然世界的各个不同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应将物质存在过程看作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应看作多向的过程、互为因果的关系。

这一思路开启了从生态价值意义上对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反思, 为研究语言与生态学观念的互动关系、重申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学视角。但这也引发很多争议。很多生态语言学者并不赞同“生态正确性”这一观点,

不主张改变非生态性的语言系统^[3]。胡壮麟对 Goatly 的绿色语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建立绿色语法的愿望虽好,但应尊重语言实际,生态批评分析也不应走向极端,避免牵强、生硬的将话语与生态性相关联。

5 环保话语的生态批评分析

随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对语言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开始在人文学科内掀起一个新的热潮。生态话语分析反映语言和其他生态现象之间的关系,强调语言与周围世界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揭示和解释话语中语言的使用如何以人类伦理为衡量尺度和判断标准来对待、构建甚至扭曲整个自然界的生态伦理。笔者纵观近20年来针对环保话语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发现如下特点。

5.1 研究题材多样

生态批评分析的研究对象取自多种题材,可以分为环境议题话语与非环境议题话语两类,不仅包括关于环境问题的法令条文或新闻报道,还涉及商业广告、科技文献、文学作品、学校教科书等各类话语文本中对生态环境的表述。Gerbig 分析了新闻报道中有关臭氧层问题争论,戴桂玉、仇娟研究生态酒店的广告介绍、Akcesme 探讨英语教科书中所传递出的生态意识等等。生态话语批评的研究对象延伸至人类社会各种话语体系中,在各种题材的话语中剖析塑造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话语表征,解读社会各领域文本中所呈现出的生态观念。

5.2 关注视角多元化

从宏观上来讲,对人类生态观念的关注是生态批评分析的共同关切,人类如何看待自然?话语如何呈现并塑造人类的生态观念?这些生态语言学关心的问题在具体的话语研究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关注视角。如话语是否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主义的视角?话语中是否体现了增长主义或资源无限主义?如何评价科学技术、政府行政或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生态语言学家们如 Luke^[1],Fill^[10]开始反思和批判仅对人类与自然或生物界与非生物界进行二元区分的浅生态主义,对仅以是否对人类有用来评价自然价值的浅生态主义进行了批评,将宇宙视为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主义深生态观得到更多的赞同。总体看来,话语的生态批评从纯粹的自然生态视角向社会整体生态视角延伸,更多的跨学科视角,如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等,使得生态价值观超越生态关注本身,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5.3 综观类研究大量涌现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语言学界对生态话语的关注越来越多,涌现出大量生态话语研究理论的综观类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国文^[1]、苗兴伟^[5]、何伟等教授带领的青年学者研究团队在生态话语分析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归纳与介绍。对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等进行了阐述,介绍了生态语言学的开端与近年来国际生态话语研究的进展,阐述了国际生态语言学家 Arron Stibbe 教授^[1]的生态思想,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的新生态批评思路,拓宽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视野。

从总体上看,生态话语分析吸收了当代批评语言学的思想,进行生态语言学视域中的语篇分析,考察社会话语中的生态意识表达,旨在从意识上唤醒、引导和变革人类对环境和自然的认识。

6 结语

不论采用何种研究范式,关注语言与生态的语言学界都负有责任,使人们意识到语言中所存在的有悖于生态意识的因素,从而改变人们认识自然、与自然互动的方式。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深入,生态语言学剖析环保话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研究环保话语在公民生态意识塑造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9-12.
- [2]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生态意识[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J]. Linguistic Reporter, 1971(1):19-26.
- [4] 苗兴伟.生态语言学研究专题[J].山东外语教学,2019(1):12.
- [5]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Applied Linguistics,1990(13):7-36.
- [6] 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110-115.
- [7] Gabbard, R. (2007). Ecolinguistics: The future of lingu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 (accessed 2017-05-16).
- [8] Goatly, A. Gree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or language and the myth of power, or metaphors we die by[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6(4):537-560.